

青未了

人文 齐鲁

《老来难》说唱的是最基础浅显的道德层面,当你听到“人生哪能尽少年,日月如梭催人老,人人都有老来难”时,难免心生感悟,有所反思。

■口述城事

济南街头的《老来难》唱摊儿

□董宝琳

济南地处南北中枢,舟车便利,四方辐辏。过去,慕名而来的外埠艺人,在街头打个场子,抱拳肃立,喊上一句“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”之类的江湖术语,好客的济南人总是报以掌声,围上前来欣赏一番。老济南时常见耍猴的,打把式卖艺的,拉洋片的,卖布头儿的,砸牛骨头数来宝的等等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在大观园、西市场、洪家楼附近,曾出现过河南江湖艺人的《老来难》唱摊儿,摊前悬挂尺幅白布,密密麻麻地写着《老来难》唱词儿,一个唱的,一个拉的,河南坠子粗犷的旋律,极富感情的表情和手势,将听众紧紧hold住了——“老来难,老来难,劝人莫把老人嫌。当初只嫌别人老,如今轮到咱头前。千般苦,万般难,听我从头说一番。耳聋难与人说话,差七差八惹人嫌。雀蒙眼,似鳔粘,鼻泪常流擦不干。人到面前看不得,常拿李四当张三。年轻人,笑话咱,说我糊涂又装酸,亲友老幼人人恼,儿孙媳妇个个嫌,牙又掉,口流涎,硬物难嚼囫圇咽,一口不顺就噎住,卡在嗓内噎半天……”委婉通俗

的唱词和感人的内容引起听众共鸣,欲罢不能,直到听完本段唱词:“……对老人,莫要嫌,人生哪能尽少年,日月如梭催人老,人人都有老来难,人人都应敬老人,尊敬老人美名传!美名传!”唱腔止处,掌声四起,河南人受到鼓舞,遂不失时机地取出了他们的“文化产品”,一盒《老来难》磁带,几本薄薄的文本,边往观众手里递边唱着:“劝同志,少花钱,省钱买本《老来难》,带回家,全家看,里边都是教子言……”不一会儿就卖出十几盒磁带和文本,看样子打的场次多,竟卖光了,一老者没有买到着了急,非要向别人匀一盘磁带不可,人问他为啥这样着急,他说:“想回家放放,给年轻人上它一课。”听他这样说,有人立马让给他一盘带子……

笔者有幸买到一套唱本儿:《老来难》、《血盆报母》、《十大劝》和《忍字高》。内容多为敬老爱幼,知足常乐,妻贤夫祸少,子孝父心宽之类的传统伦理的唱词。《老来难》封面上画着一位耄耋老人,身穿棉袍,手扶拐杖,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。画师别出心裁,不用

单线勾勒棉袍,而是把唱词的420个字符排成线条再画成棉袍形状。据说,这样的画像很有市场,城乡百姓将其贴在屋里,提醒自己的孝心,久传不衰。

唱词共六十句,罗列多种老年病的症状如驼背、楔状齿、肩周炎、溢泪症、肺虚咳嗽、前列腺炎等。丧失劳动能力,生活不能自理,忍受百般痛苦,还要遭逢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讥笑弃嫌。听众在感受了诸多不便和痛苦之后,朴实的说理和规劝进入耳鼓,最后,当你听到“人生哪能尽少年,日月如梭催人老,人人都有老来难”时,难免心生感悟,有所反思。唱者委婉地告诉人们,人人都要经过老年这一阶段,孝敬老人也是尊重自己。

《老来难》说唱的是最基础浅显的道德层面,正像一位作家在对一则“坐拥千万家产却不赡养老人”的社会新闻进行针砭时指出的那样,敬老爱幼、忠诚守信等都是人类底线道德的基础构件。当今社会,不孝敬老人以至虐待老人的现象,各地并不鲜见,甚至为争家产和赡养父母问题争吵不休直至对簿公堂。想起当年



《老来难》唱本封面。

《老来难》唱摊之所以火爆街头,个中原因就不难理解了。

唱本封面上赫然注有“唐杜牧写于公元七七年”字样。年代不符,风格迥然,笔者不敢苟同。查阅资料方知,原来,《老来难》是个传统段子,一些剧种一直以来都有这个剧目,特别是河南一带。豫剧、河南坠子、京东大鼓、西河大鼓都在演唱《老来难》,如今更推广到二人转、沂蒙小调、民间小调、小歌剧等,新近又出现了《新编老来难》等版本。然而,江湖艺人的街头唱摊,却如昙花一现,1993年春天在济南街头打场子后悄然离去,再无消息。

千佛山赶山会

□刘伟

重阳节民间有登高的风俗,这种风俗最早可追溯到汉代。每逢农历九月初九,人们为求吉利,避祸消灾,祈求长生不老,每每登高赏菊,插茱萸,喝菊花酒,吃重阳糕。

我们济南的千佛山山会早在隋唐便已形成,每年的农历九月九重阳,平民百姓,达官显贵,男女老少纷纷出城来到历山焚香叩拜,祈求神灵庇佑,顺便游山赏菊,购买山货。千佛山上,暮鼓晨钟,经声佛号,悠悠扬扬,各路商贾也借此来山麓摆货摊,逐渐形成了老济南的重要庙会。

世人都知道王维的那首诗“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”,古人以为重阳佩戴茱萸有驱杀蚊虫、逐寒祛风的功效。茱萸入药可治遗精、腹痛、吐泻、便秘、消化不良等症。现千佛山上还专门开辟了一处茱萸园。千佛山后麓多野菊,黄庐遍山,登山赏菊,聚野宴饮,也是老济南人的一项乐事。清代文人朱照在诗中这样描绘了与友登千佛山过重阳节的场景:“闲招两三友,把酒醉南山,静喜高松下,香偎野菊间。石棱秋有骨,苔点雨留斑,磴道归来晚,空壘挈月还。”描写了一幅古代千佛山重阳节登高、饮酒赏菊、戴月而归的温馨场景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“文革”时期,山会被认为是“四旧”,曾一度停办。八十年代初期,恢复了山会,每年山会大约历时一周,来游玩的市民多达数十万之众。

千佛山是老济南人重阳登高的首选,以千佛山中段西北门牌楼为中心,南从唐槐亭处一直排到山脚,甚至跨越经十路一直迤邐到千佛山路。重阳节恰逢秋未丰收时节,历来山会上都有大批山货展卖。南部山区乡民来千佛山赶山会,依然以

柿子为主,有多处摊点把个山柿堆成了一座座小山,供游者随意挑选。大合柿、一口蜜,还有苹果、核桃、梨、红枣、山楂应有尽有。有的还带着挂于屋檐下或储藏在缸里筐内,捂上一段时间才好吃。

沿途有卖山货杂品的,香烛火纸、日用百货、时装鞋帽;也有卖棉花糖、糖炒栗子、兰州拉面、山西刀削面、聊城沙镇呱嗒、新疆烤羊肉串、苏式糕点等小吃的。庙会上还有各类文化团体来此献艺:马戏、杂耍、魔术、说书评唱、吕剧、京戏、山东梆子和大鼓;有民间艺人展示的面塑、泥塑、草编、老粗布、核雕、吹糖人、捏面人、刻画葫芦、折草蚂蚱等手工制作,还有拉洋片、套圈游戏、气枪打气球等。

以前的逛山会者还多以老年人为主,慢悠悠地逛着,挑选一些时令果品、手工艺品带回家,给家里的孩子带回些惊喜,那是些慢节奏的祥和的画面。那些年,每年的重阳山会,是我们家一年一度的必备活动。1980年我有了自己的第一架照相机,拍摄了不少那个年代济南千佛山山会的镜头。有南部山区来的卖柿子老汉、摆山货的大婶、烤羊肉串的新疆汉子、摆着大锅盆卖熟肉的妇女,来逛山会的大娘大爷……用无数黑白胶片记录下了那个年代的真实场景。



作者拍摄的上世纪80年代的千佛山山会。

■民间记忆

四十年前,我在济南迎接“努克亲王”

后来知道,为了隆重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到来,济南市组织了十多万群众参与了这次规模空前的迎宾活动。济南火车站还拆墙改建了一个大门……

□台立新

四十年前的1972年,中国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。比如,这一年,我国第一枚氢弹爆炸试验成功,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我国。也是在这一年,济南先后接待了朝鲜机械工业代表团、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农业代表团、阿尔巴尼亚歌剧院芭蕾舞剧团以及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等,其中,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到访的迎宾活动,是最为隆重、最为热烈、最为庞大的。

记得那一年的六七月份,我正在上中学,我们学校接到上级通知,要求编排新节目,说是要参加一场重要的文艺汇报演出。学校领导非常重视,校长和分管文艺的老师仔细地在每个班里挑选学生,选拔的标准是:高的不行,矮的不用,男女各占一半,由于是歌舞团的老师下班后来教跳“鼓子秧歌”,时间很紧迫,挑选出来的学生先行学习排练,一周后才凑够了四十多人。

那时正值酷暑,每天放学后,在光秃秃的操场上,在迟迟不愿落山的残阳烘烤下,我们背对两个高音喇叭播放的曲子,一遍又一遍地练习,很是枯燥无味。后来进行“彩排”,我们高兴了,上身穿红兜兜,外罩杏黄色丝绸大褂,腰间系一根红色绸带;下身是绿色绸缎“哆嗦”裤,脚蹬白球鞋;再把古香古色的花伞打开——嘿,真是觉得很美、很帅气。然后随着伴奏音乐的响起,伞儿张开遮住头顶,左手转动着插在腰间的伞杆儿,搅起阵阵热风;右手不断变换着动作,双脚一会儿走十字步,一会儿与同伴转圈儿换位,既新鲜又好玩,闷热和枯燥跟随着夕阳远远飘去。

那时候对于这种迎宾活动,各级保密工作都做得很严,老师始终不讲什么时间到哪里演出。再后来,我们三个学校各出四十人,组成了一个庞大的“鼓子秧歌”方阵联合排练,那场面、那阵势真的感觉比童年过年时那舞动的龙灯和高跷

都热闹好看。

终于等到了“汇报演出”的那一天。8月10日清晨六点半,我们在学校里穿戴整齐,排着队高高兴兴地来到山东宾馆门前,这时老师才作最后的“动员报告”,说这次迎接的客人是中央领导和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,大家一定要好好地演出。

大概十点左右,火车站周围夹道欢呼的人群沸腾了,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徐向前陪同,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分别乘坐的专车开过来了。当时我在表演队伍的第二排,真真切切地看到,首先开过来的是数十辆三轮摩托警车负责护卫开道,然后是摄像车,迎宾车队从火车站驶向经二路途中,在经过山东宾馆门前时,有一个小小的转弯。这时的车速特别的慢,我在“手舞足蹈”的同时,看着西哈努克和夫人乘坐的敞篷车缓缓驶来,慢慢离去,心里很是兴奋。我观察到他们向欢迎人群致谢的

手势各不相同,徐向前、杨得志是挥动右手(或双手)致意,西哈努克亲王是双手合十频频摇动,其夫人莫尼列则是牢牢抓住车上的横杆点头致谢。

后来才知道,为了隆重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到来,济南市组织了十多万群众参与了这次规模空前的迎宾活动。济南火车站还拆墙改建了一个大门,改建后的大门可以由车站内的站台直通车站外的广场,取名为“迎宾门”。在随后的三天里,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游览了泉城的名胜古迹趵突泉、大明湖、黑虎泉,参观了济南第二机床厂和济南铅笔厂,并观看了济南部队某部战士的军事表演。

后来常常在电视上报刊上见到西哈努克亲王的影像,但是四十年前那次短短的几十秒钟的相见,已经长长地留在我的记忆里,尤其是西哈努克亲王那略带歪头的微笑和那双手合十的诚意,是那么真实可爱、亲切友善。